

株洲31岁女企业家曾琛 上榜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

家族总资产75.8亿元,位列第414位 旗滨集团实控人俞其兵以63.8亿元的财富位列第496位

近日,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出炉。这500位富豪的财富总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,相当于2019年上海、北京、深圳三城的GDP总和。

从榜单情况来看,2020年富豪们的上榜门槛从去年的45亿元提高至63.3亿元,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3021.4亿元的身家登顶成为首富。腾讯控股创始人马化腾身家2767.3亿元位列第二。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排名第三,座次与2019年一致,财富规模1981亿元。

株洲企业宏达电子实控人曾琛家族,以75.8亿元的财富,位列榜单第414位。

宏达电子是株洲一家专注于高端高可靠电子元器件及电路模块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,2017年11月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。2019年,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.44亿元,同比增长32.65%;实现利润总额3.65亿元,同比增长41.51%。

公开资料显示,出生于1989年的曾琛,是宏达电子董事长钟若农和前任总经理曾继疆的女儿,三人为一致行动人,拥有宏达电子超过70%的股份,其中曾琛直接持股35.19%。

在接班之前,从2011年开始,曾琛在宏达电子

先后在总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等岗位历练。2019年5月,曾继疆正式退位,31岁的曾琛接棒,成为宏达电子总经理。

此外,株洲企业旗滨集团实控人俞其兵,以63.8亿元的财富,位列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第496位。旗滨集团成立于1988年,2011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,是一家集浮法玻璃、节能工程玻璃、低铁超白玻璃、光伏光电玻璃、电子玻璃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。

(记者 周嵩)

晚报快评

交通出行,“弱势方”也须遵法守规

□ 邱峰

一名男子在中心广场附近翻越护栏,一辆摩托车避让不及把他撞倒,导致失血性休克,头部、四肢等多处骨折,初步估计需要30万元医药费,芦淞交警判定其承担主责;一老人开代步车闯红灯遭遇车祸身亡,交警判定其承担全责。(详见本报昨日A08版、今日A07版)

这两条新闻读来让人欷歔不已,一个是行人,被摩托车撞伤,一个是开代步车的老人,与小半相撞身亡,看似都是事故中的相对弱势方,应该在事故处理时得到“照顾”。然而,在法治社会的背景下,“弱者有理”的操作规则早已行不通,他们不得不为自身的违法违规行付出惨痛代价。

道路千万条,安全第一。现行的交通法规对行人、非机动车、机动车的上路行为都做出了详尽规范。只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,往往重视对机动车驾驶员违法的惩处,而轻视了对行人、非机动车违法的处罚。比如,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,行人、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可处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。然而事实上,这样的处罚规定常常未完全落实到位。即便偶尔抓了,往往也只是口头警告,达不到以儆效尤的目的。即便顶格罚款50元,相对

机动车驾驶员扣满12分回炉重造来说,也无异于“挠痒痒”。这导致一些行人、非机动车驾驶员不以为然,再加上“自己是相对弱势方理应被让”的认识误区,到头来害了自己。宁等三分,勿抢一秒,这样的话说起来都腻味了,但仅仅依靠告别“弱者有理”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。如何创新性地遏制交通出行中“弱势方”违法违规行为值得相关部门思考。来看看一些地方的探索:从去年7月1日起,南京交管部门在主城区6处路口启用非机动车、行人重点交通违法电子抓拍系统,多次违法的纳入个人征信;北京通州区在主要十字路口设置行人闯红灯违法行为警示设施,把闯红灯行人的图像抓拍下来,即时显示在路口的大屏幕上……

当前,我市正在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,“弱势方”闯红灯等重点违法违规行为也可纳入其中。“弱势方”也不应以弱者自居而忽视了交通安全法规。须知,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,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、道路标线、交通标识、信号灯等,一起构成了规则系统。系统的良好运行依赖于每一个成员对规则的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。

微言大义

减负的中小学,不该再有上不完的培训班

□ 郭慧岩

为了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,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,教育部近日印发了《义务教育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(试行)》。(详见本报5月10日A04版报道)

从禁止教授小学1-3年级学生四位数及以上的加减法,到禁止让“小学低学段学生理解《滕王阁序》”;从禁止在寒暑假培训下学期教科书知识内容,到禁止使用繁、难、偏、怪的练习题,这份负面清单细致得让人惊叹。

作为判定培训机构改革教学内容是否超标超前的“说明书”,这份负面清单为各地开展查处提供了明确依据。当前,所谓的“培训”大多数都是“提前学习”,虽然短期内可以提高成绩,但从长远来看,揠苗助长不但会扰乱正常教学秩序,还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伤害。

因此,校外超标超前必须严打,评价体系的改变与健全也要加快速度,才会更快铲除

校外超标超前培训的土壤。需要注意的是,在严打严查校外超标超前培训的同时,也要加强对校内教学的监管,确保“不超”的同时也“不漏”,若出现校外“不能讲”,校内“没有讲”的情况,不仅是对学生的不负责,也是失职失责。这份负面清单会产生什么的效果,作用有多大,还得通过实践来验证。可以肯定,只要各地相关部门不折不扣地实施,一定能让更多学生、家长受益。

如何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,如何评价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果,一直都是社会关切的重要话题。每一次改变、每一次努力,都让我们距离美好目标更近了一些。也只有不断深化制度改革,建立健全多元评价体系,孩子才能真正找回这个年龄应有的快乐,而不是长大后回忆童年,只有做不完的难题,上不完的培训班。

(评论版欢迎投稿,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。)

微信读报

125个小区配建幼儿园今年完成治理 将举办公办园或普惠民办园

【株洲晚报株洲讯】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,今年全市125个小区配建幼儿园治理工作将全面完成,并将举办公办园或普惠民办园。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,今年全市125个小区配建幼儿园治理工作将全面完成,并将举办公办园或普惠民办园。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,今年全市125个小区配建幼儿园治理工作将全面完成,并将举办公办园或普惠民办园。

网友:简单点 应把小区名单公布出来,好让大家共同来监督。

网友:婷婷 终于出福利政策了,小孩子上幼儿园一个月要两千,一个学期就是九千多,在我们这块都是算便宜的,对于我们这些打工族来说,实在供不起啊。继续增加普惠幼儿园,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减轻了很多负担。



Advertisement for a warehouse sale. Text includes: '5月23-25日 每天9:00-17:00', '仓库直销', '家电 服饰 鞋包 超市', '5折 1折 50-800', '2000个 超值低价', '直播报名热线: 28258018 22713759 抢购地点: 重庆喊高科技园航空大道139号樟百购物中心'.

涑田蔡槐庭故居纪行

□ 武开龙

作为攸县人,我有点愧疚,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忽略了一方神奇的土地——涑田。

初识涑田是在二十多年前的正月,受一位年轻同事的邀约,去他的家乡涑田做客。那天傍晚,华灯初上,我们坐上了去涑田的最后一班公交车。车窗外暮色沉沉,我辨不出东南西北,坑坑洼洼的路面惹得公交车不仅左摇右摆,还“嘎吱、嘎吱”乱叫。

摸黑进了同事的家门,疲惫顿扫:主人家大碗作杯,甜酒当茶,红烧肉、黑腊鱼、黄焖鸡、白豆腐……满满当当一大桌,屋子里里氲氲着不容客套的热情和无法拒绝的豪爽,这般的礼遇令我受宠若惊。这就是涑田给我的第一印象——“简单粗暴”的率真。

此后,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相对固定,除了偶尔几次路过涑田,便再也没有造访过。假期在翻看《攸县志》的时候,有关涑田名人蔡槐庭、蔡仪的文字打动了

我。蔡槐庭,名承植,明嘉靖丁巳年(1557年)二月初五,出生在攸县涑田镇一个科举世家,万历庚辰(1580年)进士,癸未(1583年)殿试名列二甲。他是涑田蔡氏第九世孙。历任嘉兴知府,户部郎中等,官至太仆寺卿(从三品)。在万历戊戌(1598年)十一任南京太仆寺时,曾在皇上身边掌管宦权重权(据蔡道华先生《蔡槐庭外传》)。他为官数十年,素性淡泊,廉洁奉公,持身省约,爱民、惜民,为民办实事。

蔡仪(1906—1992),字南冠。文艺理论家、美学家。1906年生于攸县涑田镇桥头屋的书香门第。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,曾留学日本。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和九州帝国大学。历任华北大学教授、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、兼任北京大学、人民大学教授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文艺理论组长、研究所领导成员,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、硕士和博士生导师。

这可是两位响当的人物,有趣的是,他们诞生在同一个村落,同门同姓,一古一今,是跨越350余年的一脉相承。一位是古代贤者,一位是当今大家;为政者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,为学者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。这确实是两座云遮雾罩的高山,他们吸引我去仰望他们仰望过的天穹;呼吸他们呼吸过的空气;倾听他们倾听过的流水汨汨和小鸟啾啾……霎时,心中涌出一种莫名的冲动——前去涑田拜访这两位前辈,感受他们迷人的风采,和他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聆听他们无声的教诲。

出发前,本约上诗人董老师一同前往,无奈他坐上了去长沙的汽车,这样也好,我可以“独占花魁”了。我没有开小车,而是骑摩托,我想让吹在先贤脸上的风也吹在我的脸上;我想让洒在先贤身上的阳光也洒在我的身上;我怕四轮车的噪音干扰他们的沉思,而拒绝和我的交流。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:两位鹤发童颜的老者,一左一右盘腿坐在木榻上探讨问题,他们时而眯眼蹙眉,时而抚掌大笑,时而争得面红耳赤,时而相互竖起拇指,旁边只有我一个人躬身领教。

怀着期待,我独自跨上了摩托车。差不多一个小时的骑行,我来到了涑田镇上,这里正好赶集,车堵了一大片,车流像长长的毛毛虫,慢慢地向前蠕动。我干脆停了摩托车,向路人打听蔡槐庭、蔡仪故居的详细地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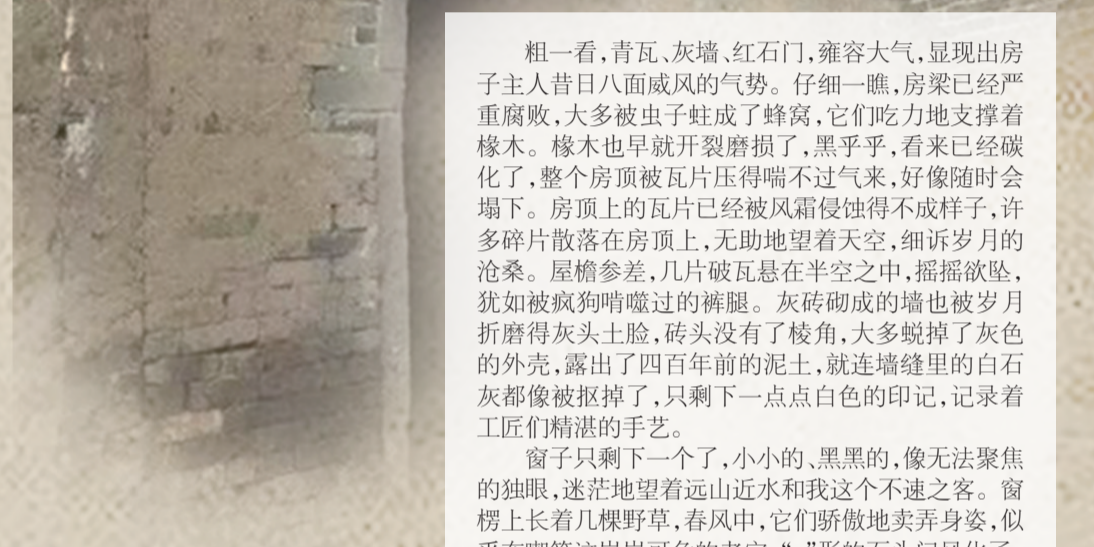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位:“蔡槐庭?我只认识蔡怀德;蔡仪?不知道,嘿嘿……”

第二位:“蔡槐庭?听我爷爷说过,具体我也不太懂,不好意思。”

第三位:“蔡槐庭?哦,在涑田村下蛟塘组,哦,不在田垅组。你去干什么?几间老房子,快倒了,没什么看头。蔡仪?不了解。”

“老房子,快倒了。”——我为自己庆幸,虽然我要拜访的人肉身不在,但装载他们灵魂的家还矗立着,他们的气息还在那儿弥漫,他们的魂魄还在那儿驻足。这足够了。

从涑田镇上骑车不过几分钟,穿过一道铁路桥,就到了涑田村下蛟塘组。村子背靠山丘,眼前远山苍翠,田野黛绿,水泥村道连接着千家万户,田野里点缀着几个庄稼人忙碌的背影,一切都是那样的恬静安详。在一口池塘的岸边安静地立着一座石门老房子,门上赫然写着几个古色古香的黄漆大字“兄弟连登”。向附近的农人一打听,这儿就是蔡槐庭的故居。



▲石门上写着“兄弟连登”



▲青瓦灰墙古建筑



▲蔡槐庭故居内景 图均据攸州网

粗一看,青瓦、灰墙、红石门,雍容大气,显现出房子主人昔日八面威风的气势。仔细一瞧,房梁已经严重腐朽,大多被虫子蛀成了蜂窝,它们吃力地支撑着椽木。椽木也早就开裂磨损了,黑乎乎,看来已经碳化了,整个房顶被瓦片压得喘不过气来,好像随时会塌下。房顶上的瓦片已经被风霜侵蚀得不成样子,许多碎片散落在房顶上,无助地望着天空,细诉岁月的沧桑。屋檐参差,几片破瓦悬在半空之中,摇摇欲坠,犹如被疯狗啃噬过的裤腿。灰砖砌成的墙也被岁月折磨得灰头土脸,砖头没有了棱角,大多脱掉了灰色的外壳,露出了四百年前的泥土,就连墙缝里的白石灰都像被掐掉了,只剩下一点点白色的印记,记录着工匠们精湛的手艺。

窗子只剩下一个了,小小的、黑黑的,像无法聚焦的独眼,迷茫地望着远山近水和我这个不速之客。窗楞上长着几棵野草,春风中,它们骄傲地卖弄身姿,似乎在嘲笑这岌岌可危的老宅。“n”形的石头门风化了,紧贴墙根的部分已经斑斑斑驳,像小时候吃过的油酥饼。可能是古代的工匠为了固定门框,在门柱的两边分别用一块一尺多长的石头压在顶端,正如一双张开的臂膀,欢迎客人的到来,让人心生温暖。估计门框已经完全损坏了,不知是什么人用水泥信手补上的,而补上的这部分和这房子的任何一处都是唱反调,没有丝毫的美感。哎……

我虔诚地迈进石门,谨慎地站在天井中央。环视这空旷“破落”的“豪宅”。此时,带着霉味的潮气毫不客气地钻进我的肺里,堆放着农具和柴草的四周墙角像沙子落在我的眼睛里。还好,有一束阳光从天井上方投了进来,阳光照在长满青苔的地面,照着几根木柱子下的石头底座,底座下有几条粉红的蚯蚓在毫无顾忌地爬行。霎时,落寞的潮水慢慢地涌上了我的心头,眼前幻化出四百多年前的一幕……

就在我的脚下,俨然地屋舍鹤立鸡群,大红的灯笼傲视着邻家的小油灯,石门两旁站立着两名佩刀的大汉,他们如炬的目光让路人不敢而栗。屋内,主人或在书房研读经史子集;或在客厅和三五知己谈经论道;或在后院与孙儿嬉戏打闹;或在天井浇花种菜。早上,他举目叹息“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。”中午,他低头轻吟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傍晚,他抚琴悲歌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不复返。”

这儿是他热爱的故土;这儿是他的精神家园;这儿的每一棵树,每一株草,每一片云朵都目送他踏出家门又迎接他踏入家门;这房子的每一根房梁、每一块砖瓦、每一盏油灯都见证着他远行时的豪情与归来后的荣光。

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历经四个世纪的漫漫光阴,这房子、这房子的主人,抛开了今生荣耀,抖落了一世繁华,只剩下了故事……但我依旧相信,先贤还会回来的,因为他的老宅在等,山川在等,我们大家都在等!

可惜,说好的拜访两位贤达,如今只见到了一位。蔡仪先生,失敬了,下一个春天,我再向您请教!涑田,再见了,下一次拜访,一定不会很久!

投稿邮箱:672485429@qq.com